



大學衍義補

一

仁仁
76
3



12
76
卷 3

大學衍義補卷首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

錫評閱

誠意正心之要

審幾微補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於誠意正心

之要立為二目曰崇敬畏曰戒逸欲其於

誠意正心之事蓋云備矣然臣讀朱熹誠

意章解竊有見於審幾之一言蓋天下之

理二善與惡而已矣善者天理之本然惡

大學衍義補

卷首

謹理欲之初分

一

者。人欲之邪穢。所謂崇敬畏者。存天理之謂也。戒逸欲者。遏人欲之謂也。然用功於事為之著。不若審察於幾微之初。尤易為力焉。臣不揆愚陋。竊原朱氏之意。補審幾微一節於二目之後。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一得之愚。或有可取。謹劄諸書之言。有及於幾微者。于左。

謹理欲之初分

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謙讀為慊

欺已不得

朱熹曰。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臣按誠意一章。乃大學一書自脩之首。而慎獨

一言又誠意一章用功之始章句謂謹之於此以審其幾所謂此者指獨而言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蓋以學者用功於致知之際則固已知其心之所發有善有惡矣亦固已知其善之當爲而惡之當去矣然其一念始發於心須臾之頃端緒之初有實焉有不實焉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所獨知者是則所謂獨也是乃人心念慮初萌動之端善惡誠僞所由分之始甚細微而幽隱也學者必審察於斯以實爲善而去惡譬如人之行路於其分岐之

處舉足不差自此而行必由乎正道否則差毫釐而繆千里矣大學釋誠意指出慎獨一言示萬世學者以誠意之方章句論慎獨指出幾之一言示萬世學者以慎獨之要人能於此幾微之初致審察之力體認真的發端不差則大學一書所謂八條目者皆將爲己有矣不然頭緒茫茫竟無下手之處各隨所至而用功待其既著而致力則亦泛而不切勞而少效矣臣謹補入審幾微一節以爲九重獻伏惟

大學後身補 卷首
宮闈深邃之中。

心氣清明之際。

澄神定慮。反已靜觀。察天理人欲之分。致擴充
遏絕之力。則敬畏於是乎崇。逸欲於是乎戒。由
是以制事。由是以用人。由是以臨民。

堯舜之君。復見於今。泰和之治。不在於古矣。臣不

勝倦倦。

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朱熹曰。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
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

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
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
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臣按。大學中庸二書。皆以慎獨爲言。朱氏章句
於大學慎獨曰。審其幾。中庸慎獨曰。幾則已動。
先儒謂一幾字。是喫緊爲人處也。夫所謂獨者。
豈出於隱微之外哉。隱微是人之所不睹不聞。
而我所獨睹獨聞之處也。向也戒懼乎已之所
不睹不聞。是時猶未有其幾也。雖有其幾。未動
也。今則人雖不睹不聞而已。則有所睹有所聞

矣。已所獨睹獨聞者。豈非其幾乎。幾已動矣。而人猶未之知。人雖未知。而我已知之。則固已甚見。而其顯矣。此正善惡之幾也。於其幾動之處。而致其謹焉。戒慎乎其所初睹。恐懼乎其所初聞。方其欲動不動之間。已萌始萌之際。審而別之。去其惡。而存其善。慎而守之。必使吾方寸之間。念慮之際。絕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道不須臾離於我矣。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漢書吉之之間。有凶字。今從之。

程頤曰。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

而未著者也。

臣按。太易幾者動之微。一言乃萬世訓。幾字之始。蓋事理之在人心。有動有靜。靜則未形也。動則已形也。幾則是動而未形。在乎有無之間。最微細而難見。故曰動之微。雖動而未離於靜。微而未至於著者也。此是人心理欲初分之處。吉凶先見之兆。先儒所謂萬事根源。日用第一親切工夫者。此也。大舜精以察之。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皆於此著力焉。方其一念初萌之始。卽豫有以知其善惡之幾。知其爲善也。善者吉之

兆斷乎可為則為之必果知其為惡也惡者凶之兆斷乎不可為則去之不疑則其所存所行皆善而無惡而推之天下國家成事務而立治功罔有所失矣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朱熹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

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

又曰四端是始發處端訓始字尤切如發端履端開端之類皆始也凡有四端若火始然泉始達始然便是火之端始達便是水之端

臣按人心初動處便有善惡之分然人心本善終是善念先生少涉於情然後方有惡念耳是以見孺子入井者即有怵惕之心見人蒙不潔者即有憎惡之心二者皆是情也而實由乎其

中有仁義之性。故其始初端緒。發見於外。自然如此也。四端在入者。隨處發見。人能因其發念之始。幾微纔見。端緒畧露。即加研審體察。以知此念是仁。此念是義。此念是禮。或是智。於是擴而充之。由惻隱之端而充之。以為不忍入之仁。由羞惡之端而充之。以為不勝用之義。與夫辭讓是非皆然。則凡所為者。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矣。孟子所謂端。與太易所謂幾。皆是念慮初生之處。但易兼言善惡。孟子就性善處言爾。是故幾在乎審。端在乎知。既知矣。又在乎能擴而充。

之知而不充。則是徒知而已。然非知之於先。又曷以知其為善端而充之哉。此君子所以貴乎窮理也。

通書曰。幾善惡。又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又曰。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朱熹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或問幾如何是動靜之間。曰似有而未有的時。

在人識之爾。

又曰。一念起處。萬事根源。尤更緊切。

又曰。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常窮察。識得是非。其初乃毫忽之微。至其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這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自己不得止不住。

又曰。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所

以聖賢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說慎其獨。都是要就這幾微處理會。幾微之際。大是切要。

又曰。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

又曰。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存其善。去其惡。可也。

又曰。周子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

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食芹而美甚。欲獻之吾君。

又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這此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臣按宋儒周惇頤因易幾者動之微一言而著之通書者為詳。朱熹因周氏之言而發明之者尤為透徹。即此數說觀之。則幾之義無餘蘊矣。至其用功之要。則惇頤所謂思。張載所謂豫。熹於大學章句所謂審者。尤為著力。處也誠能於其獨知之地。察其端緒之微。而分別之擴充其

軌按自食
并至吾君
之十字恐
錯簡

善而遏絕其惡。則治平之本。於是乎立。作聖之功。於是乎在矣。

以上謹理欲之初分。

審幾微

察事幾之萌動

易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研猶審也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臣按周易此言。雖為易書而發。然於人君圖治之道。實切要焉。蓋事幾之在天下。無處無之。而在人君者。一日二日之間。其多乃盈於萬。是所

大學衍義補 卷首
以研審其幾微之兆。以成天下之務者。豈他可
比哉。先儒朱熹謂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深
在心。甚玄奧。幾在事。半微半顯。請卽君身言之。
人君一心淵奧靜深。誠有不可測者。然其中事
事皆備焉。事之具也。各有其理。事之發也。必有
其端。人君誠能於其方動未形之初。察於有無
之間。審於隱顯之際。端倪始露。豫致其研究之
功。萌芽始生。卽加夫審察之力。由是以釐天下
之務。御天下之人。應天下之變。審察於其先。圖
謀於其易。天下之務。豈有難成也哉。

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
程頤曰。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
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者。蓋知幾也。不知幾。則至
於過而不及。交於上以恭異。故過則爲諂。交於下
以和易。故過則爲瀆。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
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
著者也。

臣按先儒朱熹謂事未至而空言其理也。易見
事已至而理之顯然者。亦易見。惟事之方萌而
動之微處。此最難見。噫。此知幾者。所以惟神明

不測者能之也歟。君子交於上則不諂，所以不諂者，知諂之流弊必至於屈辱也。交於下則不瀆，所以不瀆者，知瀆之末流必至於欺侮也。故於其初動未形之時而審之，則知上交者不可諂，下交者不可瀆也。在人君者，雖無上交，然人臣有諂諛之態，則於其初見之始，即抑絕之，不待其著見也。至於交接，臣下之際，尤當嚴重，稍有一毫狎瀆之意，則已毅然戒絕之，是亦知幾者矣。

為善去惡
方是知幾
方是誠意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程頤曰：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其判別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也。故曰萬夫之望。

胡寅曰：陰陽之運，天地之化，物理人事之始終，皆自茫忽毫釐，至於不可禦。故脩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未然。堯舜君臣，反覆警省，未嘗不以幾為戒。

故折句萌則百尋之木不能成矣。忽蟻穴則千丈之隄不能固矣。君子所以貴於見幾而作也。

臣按天下之事莫不有幾。惟其知之豫也。然後能戒之於早。而不至於暴著。而不可遏。苟在己者。見道有未明。立志有不堅。臨事而不暇致思。雖思而不能審處。故幾未至也。則暗昧而不知。幾既見也。則遲疑而不決。是以君子貴乎明哲。而定靜明哲。則中心無所惑。而灼有所見於善。惡未分之初。定靜則外物不能動。而確有所守。於是非初分之際。見微而知其彰。不待其昭著。

也。見柔而知其剛。不待其堅凝也。所以然者。亦惟在乎格物。以致其知。知止而后有定。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至於能得。如此則無不知之幾。不俟終日而判斷矣。然此非特可爲萬夫之望。則雖如神之聖。殆亦可幾也乎。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程頤曰。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若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

朱熹曰。作事謀始。訟端絕矣。

天與淵原
不隔

項安世曰。乾陽生於坎水。坎水生於天一。乾坎本同氣而生者也。一動之後。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隔。由是觀之。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而不敬也。禍亂之端。夫豈在大。曹劉共飯。地分於七箸之間。蘇史滅宗。忿起於笑談之頃。謀始之誨。豈不深切著明乎。

都潔曰。天為三才之始。水為五行之始。君子法之。作事謀始。

臣按。先儒謂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作事至於違行。而後謀之。則無及矣。是故君子體易之象。凡有興作。必謀其始焉。何則。理在天地間。太中至正。無有偏枉。從之而行。則上下相順。違之而行。則彼此交逆。是以君子一言之將發也。一行之將動也。一事功之將施行也。則反之於己。體之於人。揆之於心。繹之於理。順乎逆乎。順則徐為之。逆則亟止之。不待發於聲。徵於色。見於施為。以作過。取愆。啓爭。構訟。而貽異時之悔。是則所謂謀始也。謀之又謀。必事於理。不相悖。人與我不相妨。前與後不相衡決。上與下不相齟齬。然後作之。則所行者無違背之事矣。事無違

行則凡所云爲舉錯者皆合於天理順於人心
又安有紛紛之口語狺狺之訟言乎或曰興訟
構獄官府之事也朝廷之於民直驅之而已彼
將誰訟乎吁上之於下勢不同而理同下之於
上不敢言而敢怒民之訟於心也甚於其訟於
口也民之訟於天也甚於其訟於官也仁智之
君誠畏天譴畏民怒凡有興作惡可不謀於始
乎

虞書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蔡沈曰幾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

禍亂之幾藏於細微而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
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兢業以
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
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
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
日而縱欲乎

臣按天下之事必有所始其始也則甚細微而
難見焉是之謂幾非但禍亂有其幾也而凡天
下萬事萬物莫不有焉人君於其幾而審之事
之未來而豫有以知其所將然事之將來而豫

有以知其所必然於其幾微之始致其審察之功果善歟則推而大之果惡歟則遏而絕之則善端於是而擴充惡念於是乎消殄逸欲無自而生禍亂無由而起夫如是吾身之不脩國家之不治理未之有也苟不先審其微待其暴著而後致力焉則亦無及矣此古之帝王所以兢兢業業致審於萬事幾微之初也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蔡沈曰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

其所以謹在位之意曰安汝止也止者心之所止也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也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

臣按幾者動之微動者幾之著方其靜而未動也未幾也幾既動而後事始萌由是漸見於形象而事成焉苟於幾微之初不知所審而欲其事爲之著得其安妥難矣臣愚以爲惟幾者又惟康之本也人君慎其在位而必欲得其康事之康非審於事幾發動之初曷由得哉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蔡沈曰勅戒勅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勅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勅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

臣按此章帝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歌之序意在乎戒天命而謹時幾時以天時言幾以人事言無一時而不戒勅以無一時而非天命之所寓也無一事而不戒勅以無一

事而非天命之所存也然謂之事可也而謂之幾者何哉先儒謂幾者事之微也方其事之始萌欲動未動之際方是之時善惡之形未分也而豫察其朕兆是非之情未著也而豫審其幾微毫末方起已存戒謹之心萌芽始茁已致防範之意不待其滋長顯露而後圖之也古之帝王所以戒勅天命也如此其至所以禍亂不興而永保天命也歟後世人主不知戒勅天命故雖事幾暴著猶不知省及至禍機激發始思所以圖之亦末如之何矣噫幾之一言虞廷君臣

累累言之。是誠萬世人君勅天命保至治之樞要也。惟

明主雷意

周書。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朱熹曰。王之初服。不可不謹其習。猶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初所教。蓋習于上則智。習于下則愚矣。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時。敬德則哲。則吉。則歷年。不敬則愚。則凶。則短折也。

蔡沈曰。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况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又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為政之道亦猶是也。

陳櫟曰。明哲之性與生俱生。初生之時。習於善則明。可作哲。習於惡則靡。哲不愚。哲則為天所命。愚則天不命焉。是自貽哲命。如所謂自求多福。此所謂無不在其初生時。自貽哲命者。王之初服亦猶是也。王乃初服之時。天命之或吉或凶。判於此。王德之或敬或否。判於此。敬則能祈天永命。不敬則

不能祈天永命。召公欲王乘此一初之機而疾敬德。疾之云者。欲其乘此機而速勉之。有今固後之謂也。

臣按天下之事。莫不有其初。家之立教。在子生之初。國之端本。在君立之初。蓋事必有所從起之處。於所從起之處。而豫爲之區處。則本原正而支派順矣。所從起之處。卽所謂初也。有一事卽有一初。是以周公告成王。以宅新邑爲服行教化之初也。雖然。豈但宅邑一事哉。周公偶因所遭以告其君耳。是故人君知事之皆必有其

初也。於其所服行之始。而審其所發動之幾。當其端緒肇啓之時。豫爲終竟據守之地。卽其始以占其終。卽其微而究其著。卽其近以慮其遠。卽其易以圖其難。兢兢焉惟德之是敬。汲汲焉惟日之不足。是則所以自貽厥命者。於德爲明哲。於事爲吉祥。在身有壽考之徵。在國有過曆之祚。孰謂人君爲治。不本於一初。而其所以謹於其初者。又豈外於一敬哉。

詩鶴鳴首章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又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朱熹曰。鶴之鳴高亮。聞八九里。臯澤中水溢出。所
爲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鳴于九臯。而聲聞
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

臣按本朝學士朱善曰。知誠之不可揜。則知念
慮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掩。而肺肝已見。所
以不可無誠身之功也。臣以是知天下萬事萬
物之理。不出乎一誠。誠者何。實理也。實有是形。
則實有是影。實有是器。則實有是聲。如此詩。言
鶴之鳴也。在乎九折之澤。至深至遠之處。而其
聲也。乃聞於郊野。虛空至高至大之間。如人之

有爲也。在乎幽深隱僻之地。宜若人不知矣。然
其發揚昭著於外者。乃無遠而不至焉。是何也。
有是實事於中。則有是實聲於外。誠之不可揜
也。世之人主。每於深宮之中。有所施爲。亦自知
其理之非也。不勝其私欲之蔽。乃至冒昧爲之。
遮藏引避。惟恐事情之彰聞。戒左右之漏泄。忌
言者之諷諫。申之以切戒。禁之以嚴刑。卒不能
使之不昭灼者。此蓋實理之自然。不得不然。如
鶴鳴而聲自聞也。嗟乎。天下之事。有可爲者。有
不可爲者。可爲者必可言也。不可言者必不可

為也。可為而不可言。則非可為者矣。人君於此。凡其一念之興。幾微方動。則必反思於心。曰。吾之為此。事。可以對人言否乎。可以與人言則為之。不可與人言。則不為。則所為者。無非可言之事。若然。則吾所為者。惟恐人傳播之不遠矣。尚何事於箝人口。而罪人之議已也哉。

禮記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引易今經。文無之。葉夢得曰。微者。形而未大也。教以使人倣化。以使

軌按欽定禮記義疏曰。案今易無此文。孔謂易繫辭是唐初猶見其文也。程迥則謂

易緯通卦驗文

至恐當作在

人遷。故徙善而不自知。未形者。有形之兆也。止邪於將兆。則人知舍彼以就此。故遠罪而不自知。吳澂曰。禮之導人。為善。每至善幾方動之初。其禁人。為惡。亦在惡幾未見之時。非若其他法令刑罰之屬。待其顯見。而後勸率懲遏之也。又引易以證之。始謂其初未顯未見之時。慎謂宜及此時。以禮導其善。防其惡。不可失此幾也。儻或不然。不於其始而教之。止之。其差雖若毫髮之近。至於既顯既見。而後教之。止之。則難為力。其繆乃有千里之遠。言其繆甚大也。

禮
審幾以制

臣按先王為治而必隆重於禮者蓋以禮為教化之本所以遏民惡念而啓其善端約之於仁義道德之中而使其不蕩於規制法度之外以至於犯戒令罹刑憲焉自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則其為教化也不亦微乎微者幾之初動未大者也君子於其幾微方動未形之始而慎之慎之何如亦隆禮而已矣是故知男女之有欲也則制昏禮以止其淫辟之行於情竇未開之先知飲食之易爭也則制鄉飲以止其爭鬪之獄於朶頤未動之始制喪祭之禮以止其

倍死忘生之念於哭臨奠獻之際制聘覲之禮以止其倍畔侵陵之患於玉帛俎豆之間是皆不待欲動情勝之時而自有潛銷速化之妙縱有過差不遠而復尚何差繆而至於千里之遼絕乎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朱熹曰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臣按先儒有言善為天下國家者謹於微而已矣謹微之道在於能思是以欲興一念作一事

取一物用一人必於未行之先欲作之始反之於心反覆細繹至再至三慮其有意外之變恐其有必至之憂如何而處之則可以盡善如何而處之則可以無弊如何而處之則可以善後而久遠皆於念慮初萌之先事幾未著之始思之必極其熟處之必極其審然後行之如此則不至於倒行逆施而收萬全之功矣苟為不然率意妄行徒取一時之快而不為異日之圖一旦馴致於覆敗禍亂無可奈何之地雖聖人亦將奈之何哉是故君子之行事也欲防微而杜

漸必熟思而審處

司馬光曰書曰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為言微也言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患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德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又曰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詞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憎名器

導備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

臣按宋仁宗時。司馬光上五規。其四曰重微。其中引孔子告魯君之語。謂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蓋人君惟不知憂也。故不知所慮。當夫安逸之時。知有亂亡之禍。則必憂之矣。憂之則慮之。慮之於無事之時。而尋其端緒之所自起。究其流弊之所必至。如光所言之六

又事者。觸類而長之。隨機而應之。逆料其未然之害。遠探其將至之患。千里之外。如在目前。百年之遠。如在旦夕。事事而思之。惟恐一物之失理。汲汲而已之。惟恐須臾之尚在。不玩狎而因循。不苟且而姑息。惕然而常警于心。毅然而必致。其決凜然而深懼其危。如此則脩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誠有如光之所以期其君者。尚何危難之有哉。

審幾微

防姦萌之漸長

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順當作慎

程頤曰：陰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

又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

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其大至於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辯之於早，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無由而成，乃知堅冰之戒也。

臣按：辯之於早，即所謂審微也。坤卦此爻，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至於盛，其象如人之初履霜也，則知其為陰氣之凝。夫陰氣之始凝也，但結為微薄之霜耳。馴而至於極盛，且將為堅厚之冰焉。大凡國家禍亂之變，弑逆之故，其原皆起於小人，誠能辯之於早，慎之於微，微

見其萌芽之生。端緒之露。即有以抑遏壅絕之。不使其有滋長積累之漸。以馴致夫深固堅牢之勢。則用力少而禍亂不作矣。聖人作易。以此垂戒。示人以扶陽抑陰之意。蓋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小人之初用也。未必見其有害。然其質本陰柔。用之之久。馴致之禍。有不能免者。人君知其為小人也。則於初進之際。窺見其微。即抑之。黜之。不使其日見親用。則未萌之禍消矣。夫然又安有權姦竊柄之禍。佞倖蠱心之害哉。

大畜六四。童牛之牯。元吉。童者未角之稱。牯。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者也。

續陰

六五。續豕之牙。吉。

攻其特而去之。曰續。所以去其勢也。

程頤曰。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牯。大善而吉也。蓋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莫若止之於初也。又曰。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若續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發續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罰嚴峻。而惡自止也。

臣按。易之大畜。此二爻。誠人君制惡之要術也。

覽節之患

度覽曹節皆后漢
桓帝時嘗者當時至多
陷於二人之手

人君之於小人誠能察之於其微知其不可用
其制之於早使其不敢肆操之有要使彼自戢止
則天下國家又安得有莽懿之禍覽節之患哉
君子所以貴乎炳幾先也不然則無以知其為
小人將馴致於權不可收勢不可遏之地矣可
不戒哉

姤初六繫于金柅柅止車之物止之貞吉靜正有攸
往見凶往而進見羸豕孚蹢躅羸弱之豕中心之誠
在乎蹢躅跳躑也
程頤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
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

幾之所在
看不清楚
真切不唯
不能制小
人反為小
人所制矣

盛之時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無
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無能為矣
又曰如李德裕處置近倖徒知其帖息畏伏而忽
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臣按先儒有言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
于蹢躅得伸則伸矣如唐武宗時李德裕為相
君臣契合莫能間之近倖帖息畏伏誠若無能
為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其後繼嗣重事卒
定於其手而德裕逐矣幾微之間所當深察雖
然易之言又不特為君子小人設也吾心天理

幾不唯要
看得明定
要做得快
故曰見幾
而作

人欲之幾亦若是焉。人欲之萌，蓋有甚於羸豕之可畏者。能於此而止之，而不使其滋長，則善矣。臣愚以為吾心私欲竊伏之幾，尤甚於小人帖息求逞之幾。必先有以防乎已，然後可以防乎人也。此又卦爻言外之意。

詩小弁。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

朱熹曰：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於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

呂祖謙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之謂也。

臣按：李泌諫，德宗曰：勿露此意。所謂此意之露，即是幾微初動之處也。意在言前，又不但若詩所謂無易由言而已也。小人非惟聽吾言之所發，有所觀望而生讒譖，亦且伺吾意之所向，有所予奪而竊權柄。是以人君於凡施為舉動，如命官討罪之類，皆當謹之於幾微之先，不可輕

露其意使小人得以窺測之苟或一露其幾則將有貪天功以為己私假上權以張己威樹功於人收恩於己者矣不獨如李泌所謂建儲一事也

通鑑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司馬光曰事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眾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

胡寅曰善為天下國家者謹於微而已矣卑宮惡

謝祿子孟生奪廢誅是曰八柄

服慮侈汰也不遑暇食防逸豫也慄慄危懼戒驕溢也動守憲度虞禍亂也不為嗜欲則娛樂之言無自進不好功利則興作之計無自生嘖笑不苟誰敢矯假八柄在己誰擅威福誠如是雖使六卿復起三家輩作操曹懿司馬莽王溫朱溫接踵於朝方且效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於他志是故韓趙魏之為諸侯孔子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人君監此亦謹於微而已矣

臣按三晉欲剖分宗國非一日矣至是魏斯趙籍韓虔始自裂土而南面焉周雖不命其能禁

其自侯哉。原其所起之由。先儒謂始自悼公。委盟會於大夫。平公受貨賂於崔杼。荀躒出會。三臣內叛。陰凝冰堅。垂及百年矣。是以君子臨事貴於見幾。作事貴於謀始。為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勿謂無害。其禍將大。勿謂無傷。其禍將長。以上防姦萌之漸長。

審幾微

炳治亂之幾先

五子之歌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臣按。蔡沈謂。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

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嗟乎。使世之居人上者。皆能圖無形之怨。則天下豈有亂亡之禍哉。惟其不能圖也。耳目蔽於左右。心志隔於上下。見者尚不能圖。况不見乎。明者尚不能知。况未明乎。圖之之道奈何。曰。民之所好者。逸樂也。吾役而勞之。民雖未對也。吾則思曰。力窮則對。民之情也。豫於事役。將興之初。度其緩急。而張弛焉。不待其形於言也。民之所急者。衣食也。吾征而取之。民雖未怨也。吾則思曰。財窮則怨。民之心也。豫於稅斂。於民之始。量其有無。而取

舍焉。不待其徵於色也。凡有興作。莫不皆然。則民無怨背之心。而愛戴其上。如父母矣。噫。察民怨也。於冥冥之中。弭民怨也。於涓涓之始。古之帝王所以得民心。而保天下者如此。後世人君則不然。視明如暗。見如不見。此其所以上下相戕。而禍亂相仍也歟。

周官無上
若字

周官。王若曰。若昔太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

臣按。太猷。謂大道之世也。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於未亂未危之前。所以常治而常安也。若待其既亂既危。而後制之保之。則已無及矣。然

則其道何由。亦曰審幾而已矣。蓋天下國家。有治則有亂。有安則有危。然亂不生於亂。而常生於治之時。危不起於危。而常起於安之日。惟人君恃其久安。而狃於常治也。不思所以制之保之。於是亂生而危至矣。人君誠能於國家無事之時。審其幾先。兢兢然業業然。恒以治亂安危。為念。謀之必周。慮之必遠。未亂也。而豫圖制亂之術。未危也。而豫求扶危之人。則國家常治而不亂。君位常安而不危矣。蔡沈解此。謂所以制治保邦者。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而臣以審幾

大學衍義補 卷之九
為言者竊以謂人君能於未亂未危之前審其事幾之所始以防其末流之所終則永無危亂之禍矣其於制治保邦之道似為切要惟

聖明留意

易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於思之後而豫為之於前防之

唐書玄宗天寶末安祿山反入關帝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帝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

手掬食之須臾而盡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在廷之臣以言為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覩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邨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縣縣民皆走驛中無燈火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辯宋儒范祖禹曰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合而從之則為君離而去之則為匹夫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不四十里

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德宗建中四年，涇原兵過京師，作亂。帝召禁兵禦賊，無一人至者。乃與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宦官左右從者僅百人。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遂幸奉天。賊登含元殿，爭入府庫，運金帛。時朱泚閑居，賊迎入宮，僭號稱大秦皇帝。帝時在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以苦寒，乞一襦袴。帝為求之，不獲，竟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間，夜緹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

宋史：徽宗末年，金人分道南侵，將逼京師。乃傳位欽宗。靖康元年，金酋自真定趨汴，屯于城下。京師遂陷。金人欲邀徽宗出郊，欽宗乃代其往。遂如青城。金人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金人逼欽宗易服。既而又欲徽宗至青城面議。且以內侍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盡取之。徽宗即與其后同如青城。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及六宮有位號者皆從。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冠服禮器、法物八寶、九鼎等物，及官吏內人、內侍、技藝、工匠倡優、府庫蓄積，為之一空。

臣按程頤有言。時當既濟。惟慮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於患也。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患而豫防也。何也。蓋物極則反。勢至則危。理極則變。有必然之理也。人君於此。思其未萌之患。慮其未流之禍。展轉於心。曾之間。圖謀於思慮之際。審之於未然。遏之於將長。曲盡其防閑之術。旁求夫消弭之方。毋使一旦底於不可救藥。無可奈何之地。則禍患不作。而常保安榮矣。先儒有言。成湯之危懼。成王之閔恚。皆思患豫防之謂也。後世人主。若唐玄宗。德

宗。宋之徽宗。皆恃其富盛。而不謹於幾微。遂馴致於禍亂。而不可支持之地。謹劄于篇。以垂世戒。若夫叔季之君。未致於既濟之時。而罹禍亂者。則不載云。臣嘗因是而通論之。自古禍亂之興。未有不由微而至著者也。人君惟不謹於細微之初。所以馴致於大亂極弊之地。彼其積弊之後。衰季之世。固其宜也。若夫當承平熙洽之餘。享豐亨豫大之奉。肆其胷臆。信任匪人。窮奢極欲。無所不至。一旦失其富貴尊榮之勢。而為流離困厄之歸。是豈無故而然哉。其所由來。必

有其漸。良由不能慎之於始。審之於微。思其所必至之患。而豫先有以防之也。此三君者。皆有過人之才。當既濟之時。不能防微。謹始。思患而豫防之。以馴致夫困苦流離之極。有不忍言者。吁。可不戒哉。可不戒哉。臣故因太易思患豫防之象。而引三君之事。以實之。而著于審幾微之末。以垂萬世之戒。後世人主尚鑒于茲。兢兢業業。謹之於微。毋使一旦不幸。而蹈其覆轍焉。豈彼一時一人之幸。其實千萬世億兆之人之幸也。

以上炳治亂之幾先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之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于知。一主于行。蓋必知于前而後能行于後。後之行者。即所以實其前之知者也。理與事。知與行。其實互相資焉。

經綸俱在此處此大學以理財為第一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朱熹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唯天則確然于上。地則隤然于下。一無所為。只以生物為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郭雍曰。天地以生物為德。故人以大德歸之。聖人

得崇高之位。然後成位乎中。而贊化育。故以位為大寶也。大寶者。亦非聖人自以為寶也。天下有生。幸聖人之得位。以蒙其澤。故天下以為寶也。蘇轍曰。人之所同好者。生也。所同貴者。位也。所同欲者。財也。天下之大情。盡于此矣。此三者常相為用。生者人之本也。無財則無以生。無位則無以養生。而理財作易者。蓋知此矣。既言二者。而參之以仁義。其旨益有在矣。吳澂曰。生生不已者。天地之大德。然天地生物。生入。又生。與天地合德之聖人。命之居君師之位。為

人物之主。而後能使天地之所生。得以各遂其生也。苟或但有其德而無其位。則亦不能相天地而遂人物之生。故位爲聖人之大寶。大寶謂大。可貴重守。謂保有之。

臣按人君所居之位。極崇高而至貴重。天下臣民莫不尊戴。譬則至大之寶也。人君居聖人大寶之位。當體天地生生之大德。以育天地所生之人民。使之得所。生聚然後有以保守。其莫大之位焉。然人之所以生。必有所以養。而後可以聚之。又在乎生天下之財。使百物足以給其用。

有以爲聚居衣食之資。而無離散失所之患。則吾大寶之位。可以長保而有之矣。然有財而不能理。則民亦不得而有之。所謂理財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各有其有。而不相侵奪。各用其用。而無有虧欠。則財得其理。而聚矣。所謂正辭者。辨其名實。明其等級。是是非非。而有所分別。上下下。而無有混殺。則辭得其順。而正矣。既理財正辭。而民有趨于利。而背于義者。又必憲法令。致刑罰。以禁之。使其于財也。彼此有無之間。不得以非義相侵奪。其于辭也。名號稱謂之際。

不得以非義相紊亂與凡貴賤長幼多寡取予之類莫不各得其宜焉是則所謂義也吁聖人體天地生生之仁盡教養斯民之義孰有加于此哉先儒謂易之事業盡于此三言者臣愚以為人君受天地之命居君師之位所以體天地而施仁立義以守其位者誠不外乎此三者而已謹載太易此言于總論朝廷之政之首以為大寶之獻

書舜典詢于四岳四岳官名一人而關四方諸侯之事關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朱熹曰書傳雖蔡沈作然二典禹謨皆其師朱熹是正今倣真氏讀書記標其師名舜

既告廟即位乃謀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臣按人君以一人之身居四方之中東西南北咸于此焉取正者也一身之精神有限耳目之見聞不周人不能盡識也事不能盡知也故必擇大臣而信任之俾其蒐訪人才疏通壅蔽時加詢謀以求治焉夫朝廷之政其弊端之最大者莫大乎壅蔽所謂壅蔽者賢才無路以自達下情不能以上通是也賢才無路以自達則國

家政事無與共理天下人民無與共治下情不能以上通則民間利病無由而知官吏臧否無由而聞天下日趨于亂矣昔唐玄宗用李林甫為相天下舉人至京師者林甫恐其攻已短請試之一無所取乃以野無遺賢為賀楊國忠為相南詔用兵敗死者數萬人更以捷聞此後世人主用非其人不能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之明效也遂致天寶之亂唐室自此不振以至于亡臣愚竊以謂治亂之原固在乎壅蔽而所以致壅蔽者尤以委任之非其人也諺有之曰一

指在前泰山不見姦臣在天子之左右其所以蒙蔽之者豈但一指若哉有一于此則凡布列之在近見聞之可及者且不能以自通矣況夫疎遠之側微遐僻之幽隱而欲自通于九重之上難矣噫帝舜此四言真萬世帝王治天下之藥石也循之則治違之則亂惟

明主畱神省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起庸也庸事功也熙廣也帝堯也之載事也使使也宅居也百揆如宰相亮也采庶順也疇庶類也僉衆也曰伯禹作司空僉言伯禹作司空可宅百揆也帝曰俞然也咨禹汝平水土行

空之惟時懋也勉也哉勉以宅百

帝曰棄姓姬黎民阻也飢汝后稷甲正官播布也時百穀

帝曰契姓子百姓不親不相睦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

位等不遜也汝作司徒敬敬其敷敷五教君臣有義夫

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在寬謂寬裕以待之

帝曰臯陶亦臣蠻夷猾亂也夏寇劫人曰寇賊殺人也姦在外

曰宄在內曰宄汝作士理官也帝曰疇誰也若也予工僉曰垂臣名有巧思哉帝曰俞咨垂

汝共工

帝曰疇若予上下上下山林澤藪也艸木鳥獸僉曰益亦臣名

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虞掌山澤之官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僉曰伯夷

姜姓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主叙次百神之官

帝曰夔臣名命汝典樂教胄長子也

帝曰龍臣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四岳九官十二人欽哉惟時亮

天功

曾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伯夷咨

四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泛咨而命者也命夔命

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後可宅百

典樂與典禮並重

揆知禮而後可典三禮知道知禮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于四岳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之比故泛咨而已禮樂命令其體雖不若百揆之大然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舉而當秩宗之任則其所讓之人必其中于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咨而命之也若稷契臯陶之不咨者申命其舊職而已

陳雅言曰二十有二人之職皆天之職也典天叙禮天秩服天命刑天討無一事之不本于天天有是事則人有是官天不自為而人代之帝舜于此

語以欽哉亮天功者欲使知所敬也

臣按朝廷之上有百揆以統內之庶官有四岳以統外之州牧既分命之又總命之人必稱其官官必盡其職此帝世之治所以後世不能及也誠以帝世之用人也或帝心之簡在或公庭之僉舉或詢之大臣或得之推讓非若後世有由旁蹊與援阿私而倖進者也不問其人之能與否不論其職之稱與否是以用各違其才人不稱其官官既不稱則朝廷之政何由而舉政既不舉則天下之民何由得安此後世所以不

大學衍義補 卷之二
不使有所伏藏于下。才有大小。人君則隨其才而用之。不使有所遺漏于外。則凡朝廷之上。見于施行者。無非嘉善之言。列于庶位者。無非賢俊之士。天下其有不安也哉。苟或不然。所聞者皆卑冗順旨之言。言之善者以爲不善。不善者反以爲善。所用者皆庸下諂諛之人。人之賢者以爲不賢。不賢者反以爲賢。如是則善言不聞。賢才遠遁。欲事之理。民之安難矣。是以古之聖帝明王。必廣開言路。包容以納之。大闢賢門。多方以來之。雖以帝舜之爲君。大禹之爲臣。猶必

以此爲君臣克艱之效。後世君臣可不以之爲法則乎。

節聚人曰
財三旨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朱熹曰。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

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三事。

正德利用厚生即養民之政也。

臣按。朝廷之上。人君脩德以善其政。不過爲養民而已。誠以民之爲民也。有血氣之軀。不可以無所養。有心知之性。不可以無所養。有血屬之親。不可以無所養。有衣食之資。不可以無所養。

以學校歸之養民此庠序所以重也

有用度之費。不可以無所養。一失其養。則無以爲生矣。是以自古聖帝明王。知天爲民。以立君也。必奉天以養民。凡其所以脩德以爲政。立政以爲治。孜孜焉。一以養民爲務。誠以一物不脩。則民失一物之用。一物失其用。則民所以養生之具。缺其一矣。是故脩水之政。以疏鑿。脩火之政。以鑽灼。脩金木之政。以鍛鑄刻削。脩土穀之政。以耕墾播種。使民于日用之間。得以爲生。養之具。然猶未也。又必設學校。明倫理。以正其德。作什器。通貨財。以利其用。足衣食。備蓋藏。以厚

其生。何者。而非養民之政乎。吁。自古帝王莫不以養民爲先務。秦漢以來。世主但知厲民以養已。而不知立政以養民。此其所以治不古若也歟。

洪範。箕子所陳。以次三。此洪範九疇。曰。農用八政。

三八政。一曰食。務農之政。二曰貨。阜通貨之政。三曰祀。報本反始之政。

四曰司空。掌度土之政。五曰司徒。掌教人之政。六曰司寇。掌立法懲之政。七曰賓。懷柔賓客之政。八曰師。除殘禁暴之政。

蔡沈曰。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

史漸曰。政莫大于是。舜總之九官。周分之六卿。箕

子裂而為八名雖異實無殊也。

臣按洪範九疇次三曰農用八政其目凡八所謂食所謂貨謂之農可也而祀以行禮賓以待客師以用兵與夫三官所掌之事皆謂之農何哉蓋天之立君凡以為民而已而民之中農以業稼穡乃人所以生生之本尤為重焉故凡朝廷之上政之所行建官以涖事行禮以報本懷柔以通遠人興師以禁暴亂何者而非為民使之得以安其居盡其力足其食而厚其所以生哉是則上天所以立君而俾之立政之本意而

為治者不可不知者也後世朝廷之所施行宮闈之事則有之國都之事則有之官府之事則有之邊鄙之事則有之而纘纘及于農民之事者蓋鮮矣間雖有之而不知其本意之出于為農泛然而施之漫然而處之往往反因之以戕民生廢農業是皆昧于洪範農用八政之本旨也。

周禮惟王建國周王建國都辨方辨別四方正位正祖社朝體體
國營國家如經野畫郊野如設官如冢宰司分職如
治掌教以為民極以為斯民至
之類極之標準

大學後義補 卷之一
葉時曰。聖人以中道立標準于天下。而使天下之人取中焉。武王訪洪範于箕子。以叙彝倫。而五以皇極居中。古今未有舍皇極而能立國者。今以周禮考之。土圭測景以求地中。建國也。面朝後市。左祖右社。辨方也。朝分內外。位別東西。正位也。公五百里至男百里。體國也。九夫爲井。至四縣爲都。經野也。一曰天官。至六曰冬官。設官也。一曰治職。至六曰事職。分職也。而周公則總之以爲民極焉。極也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堯之立民是也。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如周之敷言是也。今周公所以爲

民立極者。惟在王畿方位國野官職之中。蓋王畿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民極之立。孰有大于此者。故周公不惟于天官言之。而五官各引之以冠其篇首。丁寧訓告。若是諄復。則是三百六十餘官。事事物物。皆有極。何往而非斯民之標準歟。蓋極之所在。所以習民于尊卑等級之中。而導民于禮樂教化之內。銷其亡等冒上之念。而斂其安分知足之心。斯民入則會其有極。出則歸其有極。經制烏乎而不定。風俗烏乎而不淳。

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和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吳澂曰。治典者。理之使不易其常。然治必先官府。而推以紀萬民。則錯綜不遺。于經爲詳。教典者。導之使不拂其常。然教必先官府。而推以擾萬民。則馴習不違。于安爲詳。禮典者。交好常有以相親。統

百官而推以諧萬民。則相信不乖而和。政典者。分守常有以相制。正百官而推以均萬民。則至公無私而平。刑典者。辭命常有以相戒。儆百官而推以糾萬民。則纖悉不差而詰矣。事典者。財利常有以相資。任百官而推以生萬民。則惠養不窮而富矣。臣按。上天立君。使之統邦國。建官府。以安民庶。所以綱維于上。而頒布于下者。有六典焉。治也。教也。禮也。政也。刑也。事也。分之雖有六名。合之則歸一治。故曰太宰掌建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吁。散之有統。操之有要。朝廷之政。無不舉矣。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擾邦國
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乃立冬官司空使帥其屬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國
冬官亡以元
吳澂說補之

鄭玄曰六官司徒司馬司空皆云司以其各能一
官不兼群職太宰不言司者以其總御衆官不主
一官之事宗伯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鬼神

非人所主故也。

臣按此卽周官六卿所分之職也唐虞之世有
九官至周始分職爲六卿周公作周禮以此爲
太宰建邦之六典至成王訓迪百官又復申明
焉蓋天下之事統于朝廷朝廷之政統于六典
所謂治所謂教與夫禮政刑土天下事盡于此
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革前代中書省而設六部罷丞相而
設尚書侍郎以分掌朝廷之政蓋得周公之心
于千載之下舉明王之典于三代之前可謂卓

冠百王而足以垂法于萬世矣。臣故舉此以為
總論朝廷之政。蓋以遵

聖祖之制。以見今日朝廷為政之大之要。其綱在
此也。伏願

皇上重六部之職。簡卿佐之任。以為朝廷出政之
本。其未用也。慎于選擇。不勝任也。亟罷之。其既
任也。專于委注。能舉職也。久任之。則治古之治
不難復矣。臣不勝惓惓

禮記。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
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

斟酌而盡

任 注恐當作

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又曰。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
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臣按。禮樂者。刑政之本。刑政者。禮樂之輔。古之
帝王所以同民心。出治道。使天下如一家。中國
如一人者。不過舉此四者措之而已。是則所謂
脩道之教。王者之道。治天下之太經大法者也。
夫有太中之制。以節民之心志。有至和之節。以
和民之聲音。行此禮樂之道。則有法制禁令。防
此禮樂之失。則有刑罰憲度。始也。治道由此而

出終也。王道因此而備禮也。樂也。政與刑也。其用在天下。其本在朝廷。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其尚端出治之本。備王道之制。而又為維持防範之具。使之四達于當時。通行于天下。其為治也孰加焉。

論語子曰。道猶引導也。之以政謂法制也。齊所以一之也。之

以刑。民免而無耻。謂苟免刑罰。無所羞愧。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謂制度。有耻且格。格致也。謂民耻于不品節。善而又有以至于善。

朱熹曰。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

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謂政刑。又當深探其本。謂德禮。也。

臣按。德禮政刑四者。凡經書所論為治之道。皆不外乎此。孔子分政刑德禮以為二。而言其效有淺深。朱熹則合德禮政刑為一。而言其事相為終始。要之聖賢之言互相發也。夫人君為治。固在脩德。以為化民之本。然人非一人。地非一地。人所稟有偏全。地所至有遠近。既化以德。而有不一者。須必有禮以一之。然後吾之德化可

行焉。苟導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齊。非有法制禁令。又不可也。法制以示之于前。禁令以約之于後。彼猶悖理而梗化。則刑罰之加。烏可少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有政刑而無德禮。是謂徒法。有德禮而無政刑。是謂徒善。爲政之道。于斯四者。誠不可以缺一者也。孔子論治之言。散見于經籍者多矣。總論爲治之要。皆莫出于斯。

宋朱熹告其君曰。四海之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繫守令。今之知府知州知縣之賢否。然而監司者。今之布政

按察司官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人君欲監司之皆得其人。事之利病。所以爲民之休戚者。皆得上聞。惟以正朝廷爲先務。而正朝廷之具。豈有大于用賢才也。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陛下下于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于其細者。使之居官任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王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

大學衍義補 卷之一
譏母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
之所在是替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于正
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
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
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
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
除

臣按朱熹此言雖為當時時君而發然其所謂
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在乎朝廷而以用賢
才為正朝廷之具必使內外大小之職進退取

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
莫敢不一于正其言詳悉周備其間所謂稽公
論一語尤為切要伏惟

聖明留意

以上總論朝廷之政臣聞宋儒朱熹有言
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
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
賄之官皆領于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
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于宗伯有師以道
之教訓有傅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

體有師氏以燬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掌執戈盾夾車而趨位宁有官師之典屏門之間謂之宁倚几有訓誦之諫工師所誦之詞書之于几也居寢有警御之規警近也臨事有警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為書太史君舉則書警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旅陳也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動則左史

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警幾聲之上下察幾也謂察樂聲

不幸而至于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救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于如此是以恭已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又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群臣爵二曰祿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以八統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

不服。傳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
王君公。承以太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
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
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
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
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
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
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熹之茲言。所以
論人君為治之道。無復餘蘊。凡夫愚臣所

輯正朝廷六條之事。皆備其中。謹備載于
篇以

獻伏惟

聖明留神觀省。先正朝廷。以為治平之根本。
然後推類以盡其餘。臣不勝大願。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 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

然外語難以盡其論且不欲太繁

望用西語釋義者亦宜擇其有益於世道者

為附註

蓋凡

雖正原或六經之旨皆能其中精義

六十八雜